

石家庄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本辑编辑 张建生 张辰来 栗永
特邀编审 马虹 路深 赵孝章
封面设计 张辰来

石家庄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家庄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地址：石家庄市青园街6号

石家庄市建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印张7.25 182千字

1990年11月 第1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冀出内字第1192号

工本费3.00元

目 录

忆爸爸乔明礼·····	乔 皓 田盛文	(1)
回忆抗战时期的河北民军·····	赵传璧	(11)
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	刘壮飞	(23)
“九一九”前后绥包见闻·····	刘壮飞	(33)
回忆美国友人韩丁先生·····	徐文英	(42)
张仲和少将几事·····	牛秉枢 党志贵	(56)
国民党风云人物王世杰·····	胡曙光	(60)
我为胡宗南在秦岭大巴山侦察设防记实·····	胡曙光	(64)
跟吴赞周当差的经历·····	何志煌	(68)
爱国民主人士王半农·····	张荣义 邢书凡	(71)
一个东北军老兵的回忆·····	刘钢荆	(77)
我在石门情报站·····	潘树森	(99)
在石门敌寇监狱·····	王铭三	(110)
回忆南兵营翻译金村救父之恩·····	张明祥	(120)
 陈毅“文革”期间在石家庄·····	张建华	(123)
老红军杜永莲回忆录·····	杜永莲	(136)
红军队伍哺育我成长·····	郭长春	(142)
妈妈讲的一段往事·····	魏燕燕	(163)
钟林在焦化厂造火箭弹·····	孙东明	(167)
浴血奋战石家庄·····	游德顺口述 贾千锁整理	(170)

忆丝弦剧团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	徐 佩	(179)
解放前石家庄新闻史料 ·····	何 平	(182)
解放前石家庄的电信通讯·····	陈铁安	(195)
石家庄解放前中医中药业简况·····	白靖安	(199)
石家庄三四十年代煤炭业经营概况·····	白靖安	(207)
井陘土改运动概述·····	栾克新	(214)
井陘互助合作化运动回顾·····	栾克新	(221)

忆爸爸乔明礼

乔 皓 田盛文

编者按：乔明礼将军系河北省获鹿县人，毕业保定军校，抗日战争时期率河北民军转战日占领区，坚持抗战八年，曾击毙日军首脑福荣中将。抗战初期数次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日寇投降后于1945年10月随高树勋将军在邯郸起义，率部投入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出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等职，1965年因癌症逝世。本刊这次选登乔将军女儿乔皓及其原部下赵传璧同志回忆文章，记叙他的生平和战斗经历，其中有部分细节不相一致，因缺乏史料考证，仍原文刊登，欢迎读者中知情人士撰稿补充或订正。

我家祖籍山西，大概在明成化年间移居河北，世代务农。到了爷爷手里，家业渐丰。爸爸名明礼，字节之，1894年3月7日生于获鹿县南郊马村（现属栾城）。爷爷先后生了三男五女，爸爸是长子。我家是一个重旧道德的家庭，深重“仁”“义”，以顺为孝，要求待人宽厚，不能投机取巧，出卖朋友，作亏心事。因此爸爸处处是顺从爷爷的，后来形成了忠于领导的服从思想。我家算是富有的，爸爸不会也不愿摆脱常规，作任何“越规”之事，更不去发不义之财，又因为爸爸生在国势衰微，外患频仍的时代，国家的命运关系家庭与个人的前途，热血男儿，总会以国事为重，希望国家富强，尽匹夫之责，爸爸自不例外。爷爷为我的

父辈延师课读，西席是何明恭老先生。爸爸的汉学根基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他在私塾阶段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后来形成以“忠”“恕”之教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爸爸在获鹿县上高小，校长何俊章（即何基沣将军——解放后曾任水利部领导——之父）与我家有亲谊，劝爸爸习新学以图报国，因此爸爸小学毕业后进了正定中学。校长姓张，提倡等国民教育，爸爸又进一步受到爱国教育，这样中学毕业后就进了保定军官学校五期。他在军校又受到“军纪”教育，更以爱国爱民、“服从”为天职。同期同学有堂兄乔明胄（毕业后病死于北京，与楚溪春、张荫梧交好）与何基沣等。所有这些，对我爸爸的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父亲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当时的国防军司令马良属下当排长，其时约在1922年，不久升为连长，驻防曹州，妈妈和我姐妹同在驻地。当时曹州地处鲁豫苏三省交界，有盗患。爸爸守土安民，颇得百姓好评，曾受百姓送的万民伞、万民旗，后升营长，仍忠于职守，不取不义之财，不受非分之物，正直清廉，是个好军人。

约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宗昌率部攻至山东，爸爸事先未料到而未退去，被张部旅长施承恩收编。施承恩了解爸爸的为人，任命爸爸为团附。该部的师长方振武知道爸爸忠直，又提升爸爸为团长。后来方振武在开封一带倒向刘振华。爸爸认为倒戈是不义的，就带了刘冠儒（当时可能是团参谋长，解放后病故于保定）及护兵等等人，骑马黑夜回到家乡郝马。爸爸在家里只待了几天，留下马匹、枪枝，带了三四个人，换了便装，经北京到济南回到张宗昌那里。据说当时张宗昌在屋里躺着，爸爸进房敬礼，张宗昌马上从炕上坐起问方振武带走的人马。爹爹回答后，张宗昌哈哈大笑，说方振武混，说爸爸讲交情，会有好处，就给爸爸一个敛财的差事，驻青岛担任胶州警备司令。爸爸并不爱财，只是

老老实实当他的司令。爷爷知道后笑着对人说我爸爸真是个小傻子。事实上这与爸爸的性格和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后来爸爸带兵由青岛移驻徐州，蒋介石曾派一个爸爸的同学（姓名不详了）来看他，主要是想让爸爸到蒋介石那里当军长，说师、旅、团的建制都配备好了，条件是将张宗昌捉住。爸爸认为这样做是趋利轻义，良心上说不过去，不愿干。来说：“二哥，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殊不知，这是爸爸的秉性。

爸爸忠于所职，率部与蒋介石的北伐军作战。这时爸爸后颈长疮，在战斗中被投靠方振武的部队俘获。方振武知道俘虏中有爸爸，把他因长疮而低着头的爸爸叫起来说：节之，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你如肯跟我，还让你当团长。并说，上次你不跟我，走就是了，为什么通电骂我，（其实，当时电稿是一个姓林的省长——可能是林光祖拟的，爸爸是列名而已。）方振武就这样释放了爸爸。爸爸颈疮治好，就在方部任团长。这与爸爸讲义气的性格又是符合的。

1930年，我继母生下了大弟弟乔和平，爸爸仍任团长，驻军合肥。这时，方振武已出任安徽省主席。蒋介石对方振武并不信任，设计将方振武弄到南京软禁起来。爸爸因重义气而反蒋，带兵攻打芜湖，想经此进逼南京。蒋介石派爸爸的同班的保定同学韩德勤来对付。韩德勤私下派人送一笔钱给爸爸，希望爸爸一走了事。爸爸不接受，结果被打垮，逃回北京。这时候，阎锡山、冯玉祥都反蒋。当时张荫梧任北平市长，楚溪春任北平警备司令，都和爸爸交好，就让父亲任平汉铁路护路司令，月薪二百多，爸爸这才有可能接爷爷奶奶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爸爸常年在外，没法照顾，接受堂姑姑乔淑兰（即何基沣的嫂嫂）的建议让我在北京住宿读书，由她照顾，此后我的生活费用，爸爸总是旅在心上，按时供给的，我那时年轻不懂事，可总忘不了爸爸见到我时那张笑呵呵的脸。

爸爸的部下原有一个连长叫鲍刚，这个人比较圆滑，他随方振武倒戈后任团长，升师长，后来鲍刚在反蒋后带了部队到山西。爸爸和鲍刚原系旧交，就放弃了护路司令的闲职，到鲍刚那里任副师长，驻介休。“九、一八”事变后，鲍刚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政府，想请方振武来参加领导。爸爸不顾危险秘密到南京与方振武联系，方说：你好大胆！爸爸和方联系后在小年夜连夜北返。方振武未等接应随后到了冯玉祥处。这时鲍刚一师人出太行山往北走，打着打日本的旗号，声称如蒋介石派兵袭击，就进北平到东交民巷见外人就杀。鲍刚部驻易县时，蒋介石派人与鲍刚接触，讲条件，鲍刚答应不再北上打日本鬼子，接受蒋介石几十万元的收买费，把部队改编成混成旅，鲍刚是旅长，爸爸不知内情，也就跟着任副旅长，部队驻高碑店、新城等地。鲍刚给爸爸几百元，爸爸这才到北京做些衣服，回家乡一次。

蒋介石素来排挤非嫡系部队，鲍刚也了解，曾经向爸爸提起蒋想排挤他。后来蒋介石利用鲍刚去江西打共产党，鲍刚则依靠爸爸的作战能力。1935年，爷爷病故，爸爸回乡奔丧，他不同意打内战有解甲归田的打算。记得抗战前，趁着寒假，到南京看望爸爸继母和弟妹时，爸爸曾对我们说：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我不愿干啦，还是回家乡吧。所以爸爸在抗战发生时，已离开部队，这时爸爸年已四十三岁。

爸爸自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在军界任职十多年，靠的是能征善战，靠的是忠直与重义轻利，因此历经周折，均受人的知遇，在旧社会的军界人士中是少有的。爸爸对蒋介石的为人是有所认识的，可能是受到所谓“正统”思想的支配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思想影响，抗战前还是投入蒋的麾下。但是爸爸为人忠厚，据说以前部队中也有过共产党人的活动，爸爸是知道的，但从未干涉，更不汇报，只是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搞什么可要小心，别出了事。爸爸认为不做坏事，就不必去计较，他总是以己之心度人

之心，对当时政治斗争的认识是肤浅的。我想爸爸战前的这一段经历，主要是“正直”，这种特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影响我的为人。

抗日战争爆发，激起了热血男女投身抗日救国的热情，爸爸素有为国为民之志，看到自“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蒋政府的腐败忍让，早就义愤填膺，认为，这时是报国的時候到了。“七七”事变后，爸爸的保定军校同学张荫梧，在保定组建了河北民训处，任命爸爸为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所长。爸爸出于抗日目的，为了培训武装力量，当即接受邀请。由于日寇的进攻，国民党部队溃退，养成所南撤至邯郸彭城一带，进行一个时期的整训，武装力量逐渐扩大，后来民训处接受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改编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养成所也相应易名，张荫梧任河北民军总指挥，王长江和爸爸任副总指挥。王长江兼第一军区司令，驻保定东一带（王后投向八路军，解放后曾任山东某军区司令），爸爸兼任第二军区司令，在石家庄一带活动。爸爸还动员家里的人都去参军抗日，曾劝我堂叔乔明顺（现任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考空军，要我堂弟乔德基上军校，还要我二叔、三叔参加民军，同赴国难。家中的磨面机器由部队使用，军粮不足，将家中的麦子去补充。一些分散的游击队伍也乐于由爸爸收编，因此兵员日增。在收编过程中，曾有一次对方村驻守的皇协军动员反正时，他不带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面不改色地单身前去，召集这一部分人讲话，正气凛然，晓以大义，收到预期的效果。事后有人问爸爸怕不怕，爸爸说：我为国为民，有什么可怕的！部队上的亲戚犯了军规，爸爸也能做到大义灭亲。据说我本族有一个叫乔淘气和一个叫周浪交的，参加了民军后，偷了枪开了小差。爸爸带了卫兵追到家乡，在婶婶家坐了坐，设法捉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家属前来求情，爸爸问明乔淘气还没有娶妻生子，还是派人到村东将他枪毙了。爸爸这种正

直无私的行为，深得下属的敬佩。

爸爸一向作战勇敢，在抗日战争初期，指挥部队英勇作战，虽不能阵地进攻，但不断在敌人后方进行骚扰，牵制了日寇的兵力，自然遭到日寇的疾恨。大概在1938年5、6月间，部队在藁城、晋县一带活动。有一次爸爸在丽阳，被日寇探悉，偷袭围攻，汽车进村才发觉，爸爸沉着地让士兵上房把住村口，引进日寇，再行狙击，竟击毙了日军首脑福荣中将，据说是一位战士小名叫狗饼子打的，后来部队里就传开了“狗饼子大战福荣中将”。事后的情报，日寇方面也没再提到这个福荣了。象这样被日寇包围，突围而出的事并非一次。堂叔乔羽顺曾问过这种情况，爸爸说：包围必有缺口，打仗靠的是有勇有智，怕是没用的。爸爸很少和家里人谈起在部队上的事，继母亲也知道不多，我虽是大女儿，知道的就更少了。

抗战初期，河北民军先后在河北、山西的太行山东西两侧与日寇周旋，活动的范围与八路军也相互交错，因而和八路军素有交往，他本人曾受到一二九师领导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的接见。据知他那时对八路军的真诚抗日曾有过钦佩的言谈，出于抗日的需要，他并且曾要求党派人到他指挥的民军工作，十分信赖派来的人。

1939年间，张荫梧阴谋进击博野八路军根据地，将河北民军调移冀中晋县一带集中，我爸虽然不同意自己人打自己人，也无意出动自己的部队，但却带百余人去参加其军事会议，当他和张荫梧会谈时，正遇上八路军吕正操部对张进攻的反击，激战中，张逃脱，爸爸破墙而出，被击伤，俘获，曾气愤地说自己一心抗日，有什么罪！由于党对爸爸是了解的，立即给他治伤，取出弹头一颗，还有一颗弹头，直到病死前仍留在体内。枪伤好了，爸爸认为自己是出来抗日，到那儿都是抗日，没有接受党要他留下来的劝说，要求回民军，党深知爸爸的为人满足爸爸的要求送还了部

分枪支，只把民军的修械所留下了。爸爸回到了民军，收拾旧部，就担任起河北民军总指挥。在这种处境下，他自然不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又没有投归八路军，只能在日寇、皇协军和江枪会等的夹缝中求立足之地，艰苦可想而知，但爸爸抗日救国之心、始终不渝。1940年民军驻宁晋县时，蒋介石派人来检阅，这时党进行反顽固派运动，也曾向民军进击。爸爸还想与八路军交涉，被部属劝阻，他抱定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主张，决定撤离，带了部队南下黄河边，沿途受到日寇追击，历尽艰险，最后在黄河堤上击退了日寇，到了黄河南岸的屯池一带，重新收编随张荫梧南逃的民军余部，整顿队伍。这时，我在北京中国大学读到二年级，爸爸不放心，等他黄河沿岸据点稳定后，就派人把我接到了后方，经洛阳到西安，和继母、弟妹生活在一起，等待转学证件。1941年夏，我转入陕西城围国立西北大学（前身是西北联大）继续学习。爸爸不管处境如何，始终关心我爱护我，培养我，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河北民军在黄河南岸整顿后，又东移找机会继续打击日寇。石友三想兼并这一部队，爸爸不得不投奔旧交孙桐萱（驻地大概在豫鲁一带敌后）当时爸爸形容狼狈，几乎被门卫阻拦。孙桐萱见到爸爸后，建议爸爸还是去见当时第一战又司令长官卫立煌。爸爸又西返。经过郑州时，河北逃难民众有认识爸爸的，见到爸爸面带菜色，都为之悲愤。爸爸在屯池见到卫立煌，卫让他去重庆见蒋介石。到重庆后，蒋介石曲意拉拢，赠送照片，留爸爸在后方受训。受训后，回到前线率部在黄河北岸中条山一带继续在敌后活动。河北民军在西安有后方留守处，继母和弟妹都在西安。留守处负责人是刘冠霖，三叔乔明儒，表叔石清泉等。我1943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回到西安，暑假中，爸爸从前方回来聚了一次，适逢盛文也从西大到西安度暑假，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

1944年，日寇作垂死挣扎，发动南北两面钳形攻势，北面中

原战火烽起，潼关告紧。暑期，盛文也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西安，十月间盛文到渭南花纱布管制局办事处工作。爸爸知道我俩的事，在这一年12月让继母在西安为我们办了婚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去了上海，和爸爸完全失去联系。

抗战八年，爸爸本着抗日救国的初衷，始终枪口对外，周旋于各种险遇之中，历经坎坷，凭着正直，爱国的秉性，虽遭仇者所恨，但能为亲者所谅，善战而未捐躯，困顿而留名节。有这样一位爱国的爸爸是值得自豪的。爸爸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本着军人报国之心，没能早早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来，这又是一种局限性，难于求全了。

抗战胜利后，张荫梧又想利用当年的民军，让爸爸担任护路司令，归高树勋指挥。当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北上争夺胜利果实时，高树勋已与党取得联系，主要联系人有靖纫秋（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长，现已离休）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部在邯郸市马头镇起义，爸爸事先并不了解，是经高树勋说服参加的。当时爸爸心情矛盾，曾派部属容福林到北京找我姑父何海秋（何基沣的哥哥）申述，何家姑父分别向孙连仲、叶剑英等反映爸爸的心情，这时爸爸的部队驻扎沙河县，后来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总司令，范龙章任一军军长，父亲任二军军长。1946年，部队进行了民主运动，高树勋和爸爸都参加了学习。爸爸带部队驻平山，1946年5月下旬毛泽东、朱德两位领导都曾给爸爸赠送了照片，（保存有影印件）。记得就在这期间，我夫妻在上海报上看到中央社发布的消息：“乔明礼投敌被共产党杀害”。当时不知是造谣，我们悲痛不已。后来才知道蒋帮利用爸爸的学习离队情况而做的反动宣传。

1947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民主建国军序列为第二野战军第十纵队，爸爸是一个支队的领导，部队进入桐柏山和南阳地区，对国民党残部和地方团队予以歼灭性打击，后来十纵队

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爸爸当时担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五十八军参加解放军鄂北战役，后回师河南在伏牛山区进行剿匪战斗，为安定河南出了力，为解放战争立了功。爸爸起义后，派人到西安接我的继母和弟妹三人，只留下大妹妹乔德芬，跟三叔过，在陕西求学。爸爸曾将继母所生的大弟乔和平已送国民党海军学校学习。毕业于南京，派到钱视“伏波号”服役。大弟到上海来上舰，我们姐弟曾商量过，让大弟留下来，可惜大家决心不大。“伏波号”后来在福建被商轮“闽12号”撞沉，大弟遇难，我们在悲痛万分的同时，悔恨没能把大弟留在上海。

石家庄解放后，党成立军官学校，爸爸曾在学校里任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和继母都有军籍。五十八军大部分指战员转为海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爸爸在其中的农林部任副部长之职。等到上海解放后，我们才知道爸爸消息，并联系上了，我们是多高兴啊！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直到1953年，我们带了三个女儿北上探亲。爸爸当时在河北汉沽视察，我夫妻带了两个的女儿由天津去汉沽省视。父女劫后重逢，三代人相聚，欢悦的情景至今难忘！爸爸本来就担心远嫁的女儿，现在看到两个外孙女，自然喜笑颜开，可惜公务在身，不能让我们多留，当天爸爸抱着大外孙女，亲自送到车站。爸爸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减少了我们不能和爸爸多聚聚的遗憾。我们后来到北京探望了继母。爸爸知道我们的情况清苦，让我把我生母留给我在祁马的一处街房买掉，并将我们保存的大弟的抚恤金，让我们使用。父女情深，终身难忘。

后来，爸爸转业为河北省农林厅的厅长，（高树勋时任河北省副省长），农林厅改为农业厅，1957年4月12日，由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爸爸为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保存有影印件）。爸爸素来有为国为民之旨，又有服从领导的秉性，投身革命阵营以后，共产党成了自己的领导，就跟党走，踏实地干，绝没有三心二

意。爸爸保持了忠于职守的正直作风，克尽厥责，奔波省内各地，以期稍尽绵薄，无愧于心，这时继母及弟妹都享受供给，一生清廉，身无余钱。解放后，家乡曾对爸爸有所表示，送来粮食等，爸爸全未接受，说自己是国家干部，已拿了人民给的钱，不再需要了。轻利的本性，迄未动摇。

1960年，爸爸曾患脑溢血之症，由于体质好，治疗后未落下后遗症。组织上考虑到爸爸年龄较大，不宜继续劳动，就改任为参议室副主任，留驻保定市。

爸爸是全国政协的特邀委员，又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爸爸后来患了食道癌，第一次住院出来，暂住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盛文时在暑期，侍奉了一小段时间。第二次爸爸又到北京住院，我利用寒假去医院陪侍。敬爱的爸爸在1965年2月16日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逝世后，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爸爸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可爸爸身体力行的正直爱国的精神财富，却是我们终生享受不尽的。

1985年1月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民军

赵 传 璧

一、河北民军的组建

河北军民诞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当举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之时，刘峙率领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败退，迅速南逃，华北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原在保定刚成立不久的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改编扩建为河北民军，下建一、二民军区和冀西民军区。其组织情况如下：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他原是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长，抗日前夕为河北民训处主要领导人。原籍河北博野县，并在博野办有其私立的四存中学一所。

河北民军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原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关押多年，致残双手，抗战军兴被释放。

副总指挥兼一民军区司令王长江，原是国民党2军团长，率全团参加民军。当时（1938年）驻扎在山西陵川县平城镇地区，与八路军关系尚好。

第二民军区司令乔明礼，原是河北民训处教育长，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曾任国民二军反蒋时期旅长。一贯勇敢善战，此时率领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学生队，又收容东北军南撤时留下的一个

营，组编成游击大队，开到山西辽县地区后，又组建一个特务连。当时，二民军区驻辽县上庄，和下庄八路军相距不及一华里，双方关系良好，乔明礼曾多次率部参加八路军部队举办的抗日除奸大会等活动。他很赞赏八路军艰苦作风，并称许八路军官兵平等，热爱人民，作战英勇。他于这时期拜见过刘伯承等领导，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和支持，这对他以后坚持抗战到底起到深刻的影响。

冀西民军区司令杨秀峰，原大学教授，芦沟桥事变后率许多进步学生组成冀西民训处，1938年扩建为河北民军冀西军区，活动在冀西和晋东南地区。不久，该部改编为八路军，他和宋任穷组建起冀南行署。杨和乔的关系很好，是亲密战友。这也是乔明礼反对张荫梧摩擦政策而坚持抗日的一个动力。

与此同时，张荫梧接受重庆蒋介石方面派来的特务贾永铸。他带来几部电台和许多特工人员，名义上是通讯营长，实质上是张荫梧的反共谋士。1938年我曾亲眼看到他带了7个青年女战士在我驻地经过去张的总部。那时，对他的面目还认识不清，以为这是去参加抗日的。谁知后来在一次和台长陈统中闲谈中，才知这七位女的全被他们活埋了。这时，国民党委派鹿钟麟为河北省流亡省政府主席，张荫梧是河北省民政厅厅长，但他并不抗日，也不为人民办事，进而纠集了“四存中学”一部分反动师生作为骨干组织了一个“行动队”，实际上是个暗杀进步革命同志的特工队，从此就和我军关系迅速疏远恶化。张存实识破张的反动而日后，离开政治部主任岗位，前往冀中博野地区另组抗日武装——八路军游击队，兼吕正操二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于泉蔚）。

二、乔明礼和张荫梧的不同道路

1938年春，河北平原春暖花开，乔明礼率所部随我129师挺进河北石家庄地区活动。第一仗在太行山口——元氏县南左镇，遭到日寇调集的大量日伪军包围，企图一举歼灭，结果适得其反，在乔明礼亲自指挥下，整整打了一天，粉碎了鬼子的围攻，大长了人民的志气，人们说“七·七”事变后只见中央军闻风而逃，一直没见过中国军队，真没有想到他们敢和日本鬼子硬拼……。”这一仗不但消灭了日军，还使得伪军李维栋率几百皇协军反正投诚，编为七团，投入了抗日行列。

紧接着，乔明礼组织小部队破坏铁路交通，派便衣深入到石家庄袭扰，曾捉到几名鬼子，并连续在铁路东藁城、晋县、深县、束鹿、衡水等县的广大平原村庄，如邱头、土山、广阳、彭刘庄、魏家口、大小吕邑等地进行战斗，挫败了日军嚣张气焰，致使日寇不敢轻易出动小股部队来袭。遇上敌人组织大批日伪军来，由于已摸到鬼子规律，他们总是在上午10至11时许寻找围攻打我们驻在那里的游击队，只要勇于抗击，打到天黑就可以反击突围，转移他地，能很快得到休整再战。由于人民的支持，每到一村，群众很快把饭送来，腾房安铺、提供休息，并掩护医治护理伤员，还有不少青年自带枪支参加作战，所以边战边发展，很快就有了几个支队。伪军也不断投诚，大的有阎洛路，编为四支队，他任支队长；阎绍堂部改变为五支队，由高正夏任支队长。不到一年，发展到几千人，为我党在该地区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各村镇迅速成立了动员委员会，衣物鞋袜踊跃捐送。为了解决武器补充，乔明礼把自己家（获鹿县南部马村）的面粉公司机器全部拆运到元氏县时家庄一带山里，利用破坏的铁轨做原料，自制枪支和手榴弹等，和日伪展开殊死搏斗。这一时期是